

樟树花开

狂想曲

◎樵夫

我站在空旷的草地上,静静地凝望着草地边沿的一排樟树。一切都是静谧的,午后的阳光把我不长的影子投放在了大地上,让我愈加感觉到这种少有的安然与宁静。昨晚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雨后,草地上弥漫着水汽,但此时我分明闻到了一股混合着樟树花的香,青绿、草味、暗幽,似有似无,若隐若现,真是一种独特的香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凝望一棵树或一排树,不是真的忙碌得没有时间,其实,时间还是有的,只是时间这把钥匙交给了一位庸常的管家,带着我去开启了一扇又一扇世俗生活的门,时间都被丢在那些慌张而凌乱的空间里。现在,午后的阳光让人感受到早春的温润与清雅,阳光静静地照拂在那一排樟树上,使我感觉到阳光与樟树的盎然生机,那一排伞状形的脆嫩脆嫩的樟树,嫩绿的叶子真的宛如初生儿,让人顿生怜意。我走近了些,再走近了些,我果真就看到樟树花开,它们一律秉承着家族的风韵,色泽几乎等同于树叶,只是嫩绿更淡雅一些,花朵很小,我仔细看才看清它的颜色是黄绿色,稍远些看,它们就几乎隐在叶丛中。但现在,一股独特的香气,已是弥漫,已是无法隐起来。

上午,我正感到某种枯燥或者呆呆地空对时间时,朋友发来两帧照片:一棵枝繁叶茂的樟树,远看全是一片春绿,那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,唯隐约可见的树干与隐约可见的虬枝是黑褐色的;另一张是特写,几片脆嫩的绿叶掩映着淡淡黄花。倘若,友人仅仅于此,那么,这两张照片也就让目光休息了一下,抑或可以让目光有了凝视的物象,使目光不再空对。朋友接着说,樟树开花了,有独特的香味,幽幽的,这树有大德。我仔细端详着花瓣与脆生生的叶片,思索着,仿佛拾掇到一张砂纸把一把满是锈斑的心灵钥匙,打磨亮了。从那一刻起,接下来的长久时光,我都被温馨甚至温雅的情怀弥漫着。

其时,好多的花都凋谢了,粉红的桃花灼热地怒放后就纷纷扬扬地落入泥尘,梨花也是落下了,街心上的三五株樱花在许多人的注目下,也一片一片地扬落,随风纷飞。可它们在这之前,是何等的光艳,是何等的夺人眼目。现在,伫立在它们面前,顿生莫名的无限感叹。

我现在定定地凝视着那一排樟树,凝视着那细小而精致的花朵,我实在为它的情怀而感动。我痴痴地思索着,对着这些树思考,发问。我想起了海德格的话,任

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。我想到,樟树是一个何等让人敬重的家族,一年四季,它们都是呈现着绿意盎然的生命形态,在萧瑟的秋天和寒冷的冬天,樟树依然仿佛一个个顶风斗雪的铁汉子,依旧保持着自身的尊严。等到春天来时,樟树的温良敦厚的情怀全溢出了,在其他树一个个张张扬扬争奇斗艳时,它却毫不留恋春光,任旧叶一一坠落,一片不留。

面对着这一排樟树,真是感慨万千。在很多时候,樟树高大的身躯都是一个村庄的标识。考上县重点高中后,我背着书包第一次去县中读书,我不认识路,尤其不认识途经一同学村庄的路。同学告诉我过了哪个村庄往前走,村口有一棵大樟树的村庄就是,她说,她在那棵大樟树下等我。樟树确凿无疑的指引,使我的心灵少了孤单,我与同学一道开启了青春的晨光,那晨光里氤氲着樟树花香。

我们的村庄也在两处有巨冠的樟树,一处是在村口,指引着这个村庄的人们进或者出,它就那么坚忍执着地守候,不管阳光明媚的春天,还是雪花飞舞的冬天,它都静候着。它似乎明白,从这个村庄走出去的人,不管走了多远,也不管走了多久,他们都会回来的。它看到他们把灵魂的一半托付在了这个村庄,把时间也扔在了这儿,等他们老了,他们就会返身回乡。他们已是苍老,步履蹒跚,可放在这个村庄的时间还是一点没变,仍然是儿时或他走出这个村庄时的模样,他们抚摸着那些不变的时间,泪水盈盈。这些,樟树都看得真真切切。还有一处在我家的屋后,那儿有三棵巨冠樟树,两棵密拥在一起,它们与另一棵组成一个三角形。它们繁茂的叶子互相穿插映衬,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天幕。春天来时,樟树开花了,花香朴素而清幽,而这个村庄的欢笑也在这里生根开花了。早上,中午,甚至于黄昏,大人小孩都端着饭碗,或蹲或坐在樟树下,我看到他们一个个谈笑得神采飞扬,田头里那些原有的劳累仿佛瞬间烟消云散。即便是雨点落下来,大家也只听到噼里啪啦打在叶片上的雨声,雨,一点也没落进端着的饭碗里,吃饭与说笑,照例在樟树下进行。夏天也一样,再热辣的阳光打下来,也无济于事,吃饭与说笑,照样在这儿安安静静地进行。

我现在凝望着这一排樟树,感到它们有时是有序地在一起,但更多的时候是孤孤单单,独自一个守望在村口。它们虽孤单但决不孤独,它们内心有份坚守,有份信念,这样的心灵决不啜饮孤独的苦味。它们知道无论生长哪,都一定会有一双恒定的目光凝视着自己。就像一个朋友说的,她在深山的沟壑边,安静地与一棵樟树对望,她说她获得了心灵的力量。



◎石志藏

有人问我:“你每天去宁波上班怎么走?”
“一天两趟,穿越在城市地心。”我回答说。
别人不解,我乃作细说。

去年十月,我因工作需要去宁波上班。每天最不方便的是上下班,自己开车来回不仅耗时多,而且人累成本也大。后来,朋友推荐了一条最佳线路,说是人轻松又省时省钱。即:从北仑开车出发,车停地铁1号线东环南路站,然后坐地铁到鼓楼站,出站后步行到单位上班。

于是,我在一个月后,实施了新线路上班。
每天早上从家里出发,开车到东环南路站约需半小时,进站坐地铁沿途经过十一个站点20分钟后到达鼓楼站。鼓楼站出口就是中山路与南大路的交叉口,出了鼓楼站可步行,也可骑公共自行车,这样一般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。

将近五个月了,我几乎每天穿越在城市地心。
坐在地铁上,我心里常常在作上下对应,比如到了福庆路、海晏北路、盛莫路、樱花公园、舟孟北路……上面相对应的应该是什么地标。我翻阅地图,终于知道,地铁1号线是沿中山路至宁穿路布局的,作为北仑人对这条线路是最为熟悉的。

穿越城市地心,成了我生活的组成部分。
慢慢地我也喜欢上了地铁,风雨无阻,没有红绿灯,准时准点,还有宁波地铁与北京上海比,整洁清爽,不是上下班高峰期,每次也不担心座位。因此,我拍了张运行中的列车,写了句“宁波的地铁,不仅国内一流,估计世界也是一流”,发到微信上,跟贴微友很多,纷纷称道。

我的上班路途进市中心,原来是最费时的一段,因地铁而变得“圆满”,我心里常默默地想“地铁真好”。

20分钟穿越地心之路,过程也丰富多彩。看车载视频,看随身带的书报,也玩玩手机,累了还能休息一下。十一个站点不知不觉中退后而去。有一次,我在地铁上用手机上网看博客,文章写得精彩,一不留神,竟忘了在鼓楼站下车,一听报站声结果到了“泽民站”,生生地多坐了车站,让我忍俊不禁。而每次下班回程则可以不留神,因到东环南路终点站,人都走光了,肯定不会不知道下车。

听说地铁1号线,将于今年底由东环南路延伸,经过鄞州区的五乡、宝幢进入北仑区的郭隘、大碇,沿泰山路通车到北仑中心城区,以后去宁波更加便捷了。

当然,我心里更期待规划中的宁波地铁线路尽快开通,届时宁波城市的地心将是一个“精彩的世界”。

◎陈贤虎

初中时候,有个同学与我比较要好,一起食堂吃饭,一起温习功课,在学校附近的小山丘上,我们意气风发,有指点江山的豪情,也曾许下苟富贵勿相忘的壮言。后来渐渐长大,各奔前程,有了自己的生活天地,却一直未再谋面。很多年后在街上邂逅,当时重逢的我们都挺激动,互相拉着到附近一家茶馆坐下。坐下之后,除了简单寒暄几句之外,当年无话不说的我们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多年的空白,没有交集的处境和经历,让我们无奈地有了一种“相逢竟成陌路”的感觉,明显生分了。没过多长时间,我们就抱拳拱手告别,后会有期。一辈子这么长,有些人即使曾经很亲密,可终究还是越走越远,最终无法交集。

年轻的表妹大学毕业后毅然地从事幼师职业,从她欣喜而又骄傲的眼神里,我看到了她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憧憬。她说,她喜欢那些孩子,跟他们打交道,一辈子都不会老。一个人能自我选择一份心仪并愿意为之奋斗的职业,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但是没过几年,因为她所在的幼儿园出了点状况,她不得不离职另谋出路,阴差阳错地做起了生意,还做得挺好。后来我跟她聊起此事,她不无感慨地说,如果再让她回去当幼儿园老师,她还真回不去了,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心境。

大学有个室友,在高中时谈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了,他感觉天塌下来了,有时半夜醒来,还躲在被窝里嘤嘤抽泣。我们几个生怕他想不开做出傻事,轮流安慰他,开导他,天涯何处无芳草,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后来他走马灯似的谈了好多个女朋友,有一次我冒昧地问他,现在谈恋爱什么感觉啊?他不以为然地说,麻木了,已经找不到当初全身心投入、动真情时的劲头了。爱已离开,伤痕还在,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不再变得那么神圣了。

大学毕业,单位为我提供了一个独立房间作为宿舍,房间虽然不大,光照也不是特别好,但我却把它当做自己的巢来经营,栖守其间。周末时,也会用电磁炉做做饭,最喜女友来探望,腻在一起看无聊的肥皂剧。在逼仄的房间有我一饮一啄的牵情,也见证和留存了我生活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后来换了工作,买了房子,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,有一次偶然故地重游,看着曾经住过的狭小还有些脏乱

的房间,我一遍遍问自己,你还能习惯过这样的生活吗?
书上说,人在年轻的时候,是一只鸟,年龄愈长,就愈像一棵树。有些事情,当时看时理所当然,现在想来却是那么不可思议,甚至还有些好笑。不是我们错了,是环境和心境发生了变化,让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。

穿越在城市地心

城市写真

再也回不到过去

致青春



漫画 沈欣